

前不久去浙江新昌老家，探望年迈的兄长。老兄弟相见，总有说不尽的话题，陈年八古的事统统都翻出来，炒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是觉得很新鲜。

谈得最多的是捕石斑鱼，一种才两三指宽的鱼，长在溪里，因身上的黑色斑纹而得名。这种鱼鲜美无比，不多见，且躲在深水中的石头底下，不易捕捉，所以显得特别珍贵。捉石斑鱼也考验一个人的水性，以及捉鱼的技巧，正因为如此，小时候我们特别爱捉石斑鱼。

那时我才十一二岁，我哥长我五岁，是捉石斑鱼的高手。他能潜入两米多深的水下，逮住石头底下的石斑鱼，然后浮出水面，把鱼交给我。我从溪边的柳树上折下一根柳条，打个结，把鱼一条条串起来，慢慢地积成一长摞，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，自豪地带回家去。

有时，他一下子能捉到两条鱼，左右手各拿一条，钻出水面。难得时甚至三条，那第三条咬在嘴巴里，鱼儿挣扎着，尾巴拍打在他湿淋淋的脸上，

他们曾经面对面

陆启文

我父亲：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父亲说：“过去看新闻报纸记住的……”她钦佩我父亲的记性，谈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界的事，父亲也侃侃而谈，都能讲出一些故事。她惊讶地问：“您怎么都知道？”我父亲说：“有许多都是亲身经历的……”程乃珊在交谈中知道，我父亲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过很多进步文章的报纸副刊编辑。

程乃珊在课余时，经常在办公桌上写小说，我父亲看她喜欢写作，也很看重她。有一次，程乃珊对我父亲说：“写了很多小说，一篇都没有发表，看来我不是写小说的料，想转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。”我父亲鼓励她：“你是银行世家，

家族一定有很多故事，你又有独特的感受，是能够写得出来的！你的小说可以让我看看吗？”一天傍晚，父亲回家吃了晚饭，拿出一叠文稿，在台灯下，仔细地看了起来，母亲很长时间没有看见父亲修改文稿了，就问：“谁的文章，看得这么仔细？”父亲说：“是学校里青年教师写的小说。”

又过了几个星期，父亲回家兴冲冲地拿出一叠文稿，朝我扬了扬说：“程乃珊的稿件要录用了！”没多久，程乃珊的短篇小说《妈妈教唱的歌》刊登在《上海文学》1979年7月号。

过了几年，父亲退休了。程乃珊也成为了著名作家，并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工作，后来去香港定居，和我父亲失去了联系。每次程乃珊的小说出版，父亲都会到新华书店买一本，认真地读，默默地关注着。

程乃珊也想找到我的父亲，托人带信给我父亲，终于在1997年3月联系上了，她亲自送上几本出版的小说。她对父亲说：“每次拿到出版社送来的第一本书，我都写了字，给您留着，等有一天能再见到您。”程乃珊在《双城之恋》的扉页中写道：“君平老师，您是第一个对我说：‘你非池中之物’的前辈，是第一个欣赏我并预言我会有所作为的老师，光阴如梭，几十年时光过去了，我永远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教诲，顺颂大安！”父亲在2009年以九十高龄去世，想必，在天堂父亲和乃珊有更多的时间切磋文学吧！

家乡的味道

黄源深

他皱着眉，却一脸的得意。不过，偶尔也有意外，他潜入水下后，好久不见上来，随之水面上泛起一串串水泡。我知道大事不妙，他一定是将手硬塞进石头缝里，一时拔不出来，而再也屏不住呼吸，只好不停地往外吐气了。这是性命攸关的事，可把我急死了，吓得六神无主，却又帮不上忙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再也不来捉石斑鱼了。好在他最后终于挣脱，算是有惊无险，但心里的恐惧，久久无法抹去，这回谈起来还心有余悸呢。

说着说着，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晚饭时间。兄弟俩天南海北，一个劲儿怀旧的时候，嫂嫂和侄媳妇已经张罗好了一桌饭菜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。

第一盆上桌的，正好就是我们言谈中的石斑鱼，与儿时的记忆无异，一样的斑纹，一样的形状，只是小多了。老哥解释说，现在野生石斑鱼很少，捕的人却很多，所以见不到



当年那么大的鱼了。不过味儿还是那么鲜美，肉质还是那么细嫩，还是那么带有一点甜味。我忽然觉得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，记忆中家乡的味道。

饮食的影响力强大而恒久，儿时品尝过的食品，往往会成为一生的记忆，乃至癖好。长大了，生活的地域可以改变，生活习惯可以有所不同，但口味却始终改变不了。如绍兴人多爱吃苋菜梗，宁波人喜吃臭冬瓜，东北人对蒜茄子情有独钟，不同地域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口味，走到哪里都会将家乡的口味带到那里。实际上这是儿时口味的固化，小时候吃惯了，大起来就喜欢了，并不见得臭冬瓜真有多么可口，蒜茄子的滋味真那么令人难忘。因此口味往往是无法解释的，人与人之间口味也有很大差别。西谚说：“一人

清酒，被称为日本的国粹。“大吟酿”，在日本民间被冠以“清酒之王”。“獺祭”，在当今日本被誉为清酒中的“拉菲”。

2008年，我去日本旅游，在东京街头和朋友一起喝过“大吟酿”，确实清纯入味，非常好喝。

去年十月，一位律师朋友邀我去她浦东江景新居作客。朋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曾是日本东京第一位中国籍的执业律师，谙熟日本文化。她在家中弧形餐厅招待我用晚餐。席间，她拿出一瓶日本的“獺祭”招待我，可见她的诚意和好客。

之肉乃另一人毒。”或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，想来是不无道理的。

口味或者食品，会让人产生一种联想，记起某些经历，某个场景，甚至会勾起对故土的怀念，引发思乡之情。

有朋友告诉我，数年之前，一位旅美华裔富商，衣锦还乡，来到老家新昌看看，临别时亲戚送他不少礼物，其中好多价格不菲。他一一谢绝，却主动提出要一包“春饼”。那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薄饼，用面粉摊成的，几元钱一大卷，供行旅者果腹，或年轻人吃着玩的。这东西，土得不能再土，说得俗一点，绝对“上不了台面”。而这位饱经世事的富商，却偏偏忘不了它，让亲戚和乡邻大惑不解，还以为他是客气呢。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这“春饼”虽然毫不起眼，却承载着他儿时的记忆。他带走的，是家乡的味道；心里掩藏的，是对故土的眷恋呀。

獺祭

陆海光

“獺祭”喝起来有一种特别的花果香，柔和甘甜，爽口清醇，醇雅清新。

在日本，酿造“大吟酿”的是一家叫“旭酒造”的地方小酒厂。在其大约200年的酿酒历史中，它大部分时间匍匐在日本獺越的山区里。“獺祭”品牌取其“獺”字。獺，喜欢将捕到的鱼排列在岸上，是否颇含有庆典的意思。“旭酒造”用“獺祭”作为品牌名，还

我们的女性，不是每个人都遭遇过电影《我的姐姐》中的姐姐“安然”那样的痛苦。可即使是从小被当成公主疼爱的那些女性，也能与电影描述的“针对女性的不公”产生共情，因为自身很幸运的女性，身边总会有被“重男轻女”陋习耗尽生命力的女性亲友。

她们是表姐妹、妈妈、婶婶、姑姑、舅妈、外婆、奶奶、曾祖父母……

她们的统一特征，是无力。遑论性格是否强势、事业是否有成，只要她们所在的家庭，是根深蒂固的“重男轻女”家庭，她们最终的感受，就是无力。

正因生活中有太多“安然”这样的例子，所以《我的姐姐》在这个清明节档期让太多观众泪崩。我也在其中，不过安然这个角色并不是我的泪点。

我哭的那几场戏，为的是安然姑姑，是安然弟弟，是安然舅舅的女儿，是那个已有两个女儿明知再生第三胎自己可能会死的孕妇，甚至是那个并没有几场戏的小女孩丫丫。

这些女性角色中，安然姑妈是最有冲击力的。在她身上，我感觉导演、编剧释放了在主角“安然”身上压抑的情感。

饰演姑妈的朱媛媛，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，将姑妈，或者直接可以说是“我们的女性”这个符号，演绎到了极致。她那张让人心痛的难掩昔日清丽的脸，憔悴到极致，又坚强到无敌。她的优秀，全都奉献给了家人，在被迫主动，她甚至从中领悟出了某种真理。她也说不清是什么，她只能反复告诉一心想要将弟弟送人领养的安然：“你弟弟，多乖啊。”

相比姑妈身上强大的戏剧张力，张子枫饰演的安然，显得很犹豫、很单调。我看得出面无表情是她在隐忍，声嘶力竭是她在爆发，但她显然被某些不可知原因稀释了太多真实的情感。

她那个年龄差都可以当她弟弟的弟弟安子恒，就像一块刻有“爱我吧”字迹的磁铁，一次次吸引她抛弃自己的苦

痛，最终决定带着弟弟共同奔向美好的生活。

有多少理解安然情绪转变，被她们的姐弟情哭花眼影的女观众，就有多厌弃这种刻意煽情的女观众。这种情节的安排，你不能说不合理，但真的不对劲。

在重男轻女到了“让女儿假扮残疾人博取生二胎机会”的父亲极端疼爱下长到幼儿园大班年龄的男孩，有几个像安子恒这么可爱呢？要是现实中的弟弟，都这么可爱，现实中的安然，还需要姑妈苦口婆心劝才能接受弟弟们吗？

亲情难以分割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很多女孩确实是被父母当烂肉一样割掉，舍弃的。如果她们能觉悟“血液于水”，在父母逝去后和他们和解，我不晓得她们的父母如果能说话，会不会说出：“不用管我们，一定要管好你的弟弟啊。”

理性归理性，安子恒这个男孩确实让我多次因父爱落泪，他的无辜写在脸上，也写在每个明理者心里。不过这也和我接受这个弟弟的设定无关。

因为我觉得，现实中目睹父母割爱姐姐，独爱自己的弟弟，大多数的性格，是姑妈儿子安然表哥那样的男生。他是怎样的呢？用片中安然一句轻描淡写但让人无比痛苦的话说，是一个“把我当沙包打”的男孩。这男孩的父亲，安然的姑丈，“偷看我洗澡”。

有趣的是，在观影前一晚，想到第二天要看《我的姐姐》，我突然很想听张楚唱的《姐姐》。而次日观影至片尾，竟然真的响起了《姐姐》。不过这首翻唱的《姐姐》，将张楚原版的痛苦愤怒过滤成了清新温暖，也删去了最重要的一段歌词，那段歌词，唱的是一个酗酒、家暴，已经垂垂老矣的父亲。新版的翻唱，避开了父亲，只保留一个“温暖的姐姐”。

樱井博志明白，要酿制出高品质的好酒，必须先解决“山田锦”的种植和产量问题。

樱井博志种植“山田锦”，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。种植“山田锦”晚熟品种，稻尚未成熟，便被大雪覆盖；种植早熟品种“五百万石”，刚成熟，便成了麻雀的美食。

樱井博志刚取得一点“山田锦”稻种，合作的农民因赚不到钱，又不愿再干了。无奈，樱井博志只得用父亲留下的土地继续种植“山田锦”，但收效也不理想。但恰恰由于樱井博志的坚持，感动了兵库县的农协，决定与樱井博志合作，为他提供



“山田锦”酒米。

樱井博志有句名言：沿袭，意味着输！他认为，小酒厂如果扩大“大吟酿”的产能，风险反而会远大于打造高端品牌酒。

“旭酒造”酿造清酒之王有两大传统：在冬季农闲时聘用专业酿酒师“杜氏”酿酒；因冬季温度适合酿造“大吟酿”，因此，该酒厂传统上只在冬季酿酒。对传统，樱井博志用了一个哲学名词——扬弃。



鸟世界

沈光摄

七夕会

漂流是一种很愉快的水上活动，我曾经在不少旅游胜地参加过漂流。但到了宁夏，听说黄河却是羊皮筏子漂流，心里不免打起鼓来，这黄河的水势可比不得江南水乡的温柔啊，一旦筏子操作不慎，在黄河里翻船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李白的诗句记忆犹新，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不过快到黄河边时，我又不想放弃在中华母亲河里漂流的机会。漂还是不漂，我想到了现场看看再说吧。

车停在中卫市沙坡头码头，浑黄的黄河水静静地流过，几乎没有浪花。更见不到上游壶口的那种气势非凡的样子。整个河面像一段黄绸布略有起伏，所谓码头简陋得很，就是在河滩上放了一些羊皮筏

子而已，作为游人的漂流工具。西北特色在此一现，但游人不得操控羊皮筏子，得由当地经验丰富的船工划桨。同行的老友问我上不上？那还用问。漂流在这样的黄河上，我自然硬气起来了，大家相视一笑。各人穿好枣红色的救生衣，四人一组，等候船工接我们上筏子。一位四十来岁穿着32号救生服的西北汉子，扛着羊皮筏子来到河边，大约三个平方米，木框上面绑着一根根木棍子，下面捆绑着一只只鼓鼓囊囊的羊皮囊，有十二三个吧。羊皮筏子有四个座位，我们提心吊胆上了筏子，有一种在乌龟背上游水的感觉，四个人背靠背，双脚向前伸，身体不能摇晃，生怕滚入河中。“紧靠、坐稳、开筏啦！”船工吼了一嗓子。1米长

的木桨在他手里像一根指挥棒，可能因水流原因，他施展的操作手法各不相同，感觉我们乘坐的羊皮筏子很稳地往河中央漂浮过去，后面的羊皮筏子也陆续跟了上来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形成了一串，煞是好看。抬头可见岸上沙山高耸，低头可闻黄河流

羊皮筏子的漂流

伦丰和

凉水。虽然羊皮筏子在河里晃悠悠，却一点也没有打湿鞋袜衣裤。

有条羊皮筏子上的船工扯开嗓子，颤悠悠地唱起了一首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”的花儿，当地人习惯把民歌叫花儿。这一唱引发了我们的船工应和，一亮歌喉唱响了宁夏花儿的名曲《绿韭菜》“院子里长的是绿韭菜呀

……我的阿哥……我的妹妹……”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，曲调悠扬热烈，歌词通俗情感饱满。一曲终了，兴高采烈的大家意犹未尽，不约而同地高呼再唱一个！船工没有拒绝，但要求互动。他唱到“我的阿哥、我的朵妹妹”时，大家一起跟唱，歌声响彻河面，好像是别开生面的“黄河大合唱”。我们也当了一回当地人俗称的“花儿”船的乘客。

上了岸，我向32号船工表示感谢，并告诉他，我住在上海宁夏路，上海也有黄河路。欢迎他来上海旅游观光，在黄浦江畔唱一曲宁夏的“花儿”歌。

想不到船工很幽默，他说要不要把古老的羊皮筏子也背到上海来？顿时黄河边上响起一阵欢快的叫声：“带来、带来。”

旅游